

□历史回眸

“洪水走廊”的“老县长”

——回忆共产党员李以荣防洪治水的感人事迹

□ 张千

滔滔运河水，长长堤防绿，看似隽美画卷，听如优雅乐曲。古老的台儿庄运河、历史上曾经的“洪水走廊”，如今成了鲁南苏北的“黄金水道”。看到这巨大的变化，人们总是会想起老共产党员李以荣带领大家治水兴水的那些日日夜夜。自1952年当选峰县副县长，1961年枣庄市改省辖市后任副市长，1962年赴台儿庄治水，兼任驻台儿庄办事处主任、台儿庄区长后，李以荣从此再未离开这片土地。这里的干部群众一直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县长”。1955年笔者从部队复员，就一直跟随老县长，和当地群众一道，共同在这条河道弯曲，堤防残缺，多灾多难的“洪水走廊”里，拼搏在抗洪抢险第一线。

围堰合龙的日日夜夜

韩庄节制闸，地处微山湖东畔，它是大运河的枢纽工程，始建于1958年秋天。时任原峰县副县长的李以荣，带领万名民工，参加了这项大工程会战，历时三年。

建闸工程基本结束，为了开挖上下游引河，提前开闸，发挥效益，按实际要求需筑一条伸向微山湖的围堰，任务由洞头、阴平乡镇的两个民工团完成。两个民工团南北相对作业，工程进展顺利，两团距离越来越靠近，快到合龙的关键时刻，老县长先来到阴平团，又到洞头民工团，向团政委邵景真说：“工程3天内完成合龙，阴平团信心很足，你们怎么样，”邵政委铿锵有力地答道：“老县长你放心，洞头团的帅旗谁也别想夺去。”老县长笑了：“就应该这样吗，关键时刻领导要有打硬仗的作风，民工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

围堰合龙战场摆开了，洞头民工团组织严密，分工明确，首先发动了300名党团员，连排干部，带头冲锋陷阵，他们把民工分成三个班，日夜轮战，拉石料，运秸秆，草袋装土等各种工序有条不紊、忙而不乱。老县长重任在肩，指挥若定，一刻也不离开工地。他乘坐小船，在水上来往两头施工现场，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万无一失，随着进度越来越快，正当备足了物料，准备合龙的关键时刻，突然，西北风骤起，刮得湖水翻腾，浪击围堰，十分危险，这时，老县长与老党员干部一起，急用苇箔抗风浪，凭借一个个小提灯的微光，用绳子连接起来，再用石块压住苇箔，老县长满身泥和水，仍顽强地战斗着，拼搏着。接头处又被风浪冲开20多米，老县长看到两头冲垮的围堰，心急如焚，高声喊道：“同志们，不要泄气，要振奋精神，克服困难，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于是，一场新的攻坚战又开始了，广大民工迎着寒风，经过连续三天的日夜奋战，围堰终于合龙了，工地一片欢呼声，洞头民工团终于保住了帅旗，在总结庆功大会上这个团还获得了“顽强拼搏，出奇制胜”的奖牌。

特大水灾惊动了党中央

“洪水走廊”，顾名思义，就是条泄洪河道。台儿庄运河泄洪任务很重，据台儿庄水利志记载：“1963年7月12日至19日，降雨达400毫米。微山湖泄洪，南北多条泄洪河道汇流运河，造成河水顶托，两岸滩地积水长达50华里，水深0.5米至2米，最深3米。台儿庄内可划船走街过巷，持续达一月之久，全区农田过水面积41.6万亩，成灾31.7万亩，水围或进水村庄288个。倒塌房屋1.17万间，死伤14人，死伤牲畜近千头……。”受灾群众多在伊家河、陶沟河大堤，用高粱秸搭窝棚临时野居，此时，才是建区后的第二年，老县长对全区的严重灾情，心急如焚，晚上，他从抢险一线回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就连夜起床，赶写电文，向党中央报告台儿庄区的地理环境和灾情。真没想到一个县级的灾情，却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党中央华东局很快派慰问团来台协助区委、区政府指导防汛抢险，安排生产自救，稳定人民生活，齐心协力向灾情抗争。

时近8月，微山湖泄洪流量下降，南北客水断流，田间积水回落，党中央又派程子华同志来台，协助地方调查研究，确定电力排灌站位置和韩庄电厂通电问题，周恩来总理从老县长的电报得知台儿庄区的受灾灾情，亲自指示：台儿庄电力排灌站列



刘庄船闸竣工时,施工人员合影

检查防汛两天步行双百里

入全国物资平衡分配，11月中央水电部以水电规字第46号文件批复《枣庄市台儿庄电力排灌工程设计任务书》。

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极大调动了台儿庄区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区委区政府很快成立了领导班子，老县长亲任总指挥。随着台儿庄等“四站一所”（台儿庄变电所等）的建成，台儿庄无电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指挥部困在伊运河套

1965年3月，枣庄市“五站一所”水利工程清基结束，备料施工正在紧张进行。天气突变，连日雨雪不停、树枝挂满了冰凌，区指挥部困在伊（家河）运河河套的孙庄村。伙房眼看断炊，老县长和职工一样，也喝了三四天稀粥，这一切村里的干部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村里送粮，老县长不让收；群众送菜，老县长叫付款。他还对送粮菜的干部群众说：“大家的心意我们领了，而党的纪律一定要遵守，这几年旱涝灾害频繁，夹河套人民生活很苦，待巨桥、孙庄



今日的京杭运河枣庄段

两座排灌站建起来，早能浇，涝能排，农业生产有了保障，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大家都知道老县长是个爱民县长，在他们生活艰难的时刻，也不收群众送来的粮菜，真是人人敬佩，无不感动。

次日天气好转，老县长和大家一起喝了两碗稀粥，又组织大伙到洞头公社驻地购粮，买煤，指挥部除留下年老的炊事员守家，其余人等全部开动。当时，大家都不愿叫老县长去，他说：“大家的事大家办，县长也得吃饭嘛。”当粮、菜、煤买齐，老县长又安排大家先回去，又带我去山场看望采石的民工，一路雨雪路滑，老县长气喘吁吁，来到山场，他就查上棚，看是否漏雨进雪，走进伙房看是否开火做饭，是否断粮缺煤，并深情地对带工的干部说：“越是天气不好，越要关心民工生活，让他睡得暖。”当他得知民工黄泗仁穿破棉袄，还穿着单裤时，非常难过，随即将自己身上穿的一条带补丁的外裤脱掉，把里边的一条新裤子送给了黄泗仁。滚烫的泪水流满黄泗仁粗糙的面颊，他紧紧拉着老县长的手不放，颤抖着双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夜幕降临了，我们才迎着风雪、踏着冰冻离开山场回到指挥部，炊事员早烧好姜汤为我们驱寒。

出一句话：“看到你，我又想起了10年前，蛭蛭湾防汛抢险的情景。”

那是1957年的夏天，鲁南地区发生洪水，当时韩庄无节制闸控制，运河未经治理，河道弯曲，堤防残缺，运河洪水沿着“蛭蛭湾”的大口子外流，当时老县长正带领1000多名干部、群众在这里防汛抢险，公社驻地购粮，买煤，指挥部除留下年老的炊事员守家，其余人等全部开动。当时，大家都不愿叫老县长去，他说：“大家的事大家办，县长也得吃饭嘛。”当粮、菜、煤买齐，老县长又安排大家先回去，又带我去山场看望采石的民工，一路雨雪路滑，老县长气喘吁吁，来到山场，他就查上棚，看是否漏雨进雪，走进伙房看是否开火做饭，是否断粮缺煤，并深情地对带工的干部说：“越是天气不好，越要关心民工生活，让他睡得暖。”当他得知民工黄泗仁穿破棉袄，还穿着单裤时，非常难过，随即将自己身上穿的一条带补丁的外裤脱掉，把里边的一条新裤子送给了黄泗仁。滚烫的泪水流满黄泗仁粗糙的面颊，他紧紧拉着老县长的手不放，颤抖着双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夜幕降临了，我们才迎着风雪、踏着冰冻离开山场回到指挥部，炊事员早烧好姜汤为我们驱寒。

犹如一股暖流，流入沿河两岸群众的心中。

老县长赶到最西部的张山子公社，了解防汛，准备韩庄闸泄洪后，第二天一早又赶赴韩庄转由运河北岸赶回台儿庄。沿途每处他都要查看水情，交代任务。下午3点半钟，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万年闸，已是饥渴难忍，就在河岸休息下，恰巧被当地老农和几个青年看见，他们知道老县长还没顾上吃饭。没等开口，便赶忙从家里拿来当时最好的家乡菜肴——卤鱼炒辣椒，还有4个高粱煎饼卷。离开前老县长掏出5元钱塞进了老农的腰包。年过花甲的老县长为检查防汛，准备韩庄闸泄洪，两天步行双百里。回到区防汛值班室时，时间已是夜间的11点。

“洪水走廊”里的感人故事

1956年，开挖伊家河一期工程接近尾声，正值冰天雪地的隆冬季节，要保证工程按时间、保质质量完成，就必须加深机坑和龙沟，降低地下水位，改善施工条件。而当时带工的干部民工，都缺乏施工经验。老县长当晚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这一任务，次早专程来到八中队工程，当指导员带领突击队来挖机坑时，老县长早已累得满身是汗，还在不停地干着。大家都劝他快上来，他却把铁镐一扔说：“快来干吧，我也是老突击队员嘛。”一时工地沸腾起来，一个多小时就把机坑挖好，龙沟全线贯通，故障很快排除，保证了任务如期完成。

韩庄节制闸竣工，引河上下游贯通，各民工团准备收兵回营。老县长又急急忙忙来到洞头民工团，找到团政委邵景真说：“今天收工了，但闸下还有很多废石杂物，要清除干净，明天漂漂亮亮地回家啊。”随即将带来的千元现金作为奖励。邵景真找来工程师和会计带钱赶到现场，当面兑现，各营一发动，民工来了不少，抬的抬，扛的扛，按签发钱，很快把闸下清理干净。

这位一生为民的老县长，在“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但他忍辱负重，不忘水利事业。1971年，他任刘庄船闸和台儿庄船闸总指挥，造反派批斗，他还是以工程为重，一天又要批斗他，他说：“再让两天行不行？刘庄船闸三孔节制的闸门已安装了两孔，还是完成任务再批斗吧。”台儿庄船闸浇筑基础时，他已被关进了黑屋子反省，耳闻拦水坝上游涨水，他忧心忡忡，后在民工的帮助下，他偷偷地钻出了黑屋子，找到了农村带工的老友，说明利害关系，用草袋装土加固了拦水坝，保证了施工安全，第二天还是一场残酷的批斗。

老县长离休了，他仍想着党和灾区人民，把多年积蓄的1000多元人民币交了党费，另外500元捐给灾区人民。前些年编撰区计划，我们找他采访时，他还牵挂着“洪水走廊”里的干部、群众。因为他们有着深厚的鱼水之情，有同患难、共呼吸的情怀。这些官爱民、民拥政的故事，我难以用笔墨叙述完。他身着布衣，脚踏布鞋，一生素食，无烟嗜嗜好，热爱群众，没有官架子的公仆形象，永远留在沿河人民和共同奋斗的战友心中。



乡情，是撩人愁绪的，在心灵黯淡的日子，那记忆中山清水秀铺陈的时光无法与我断开，时时盘踞在游离的思绪中而难以拒绝，栖息在思念的枝头，一片片，一朵朵，浪漫的绽放，凝着血液，感人至深。

故乡生活的日子，往往激起我对少年时光的思念。前不久回老家，对家中的老房进行修缮，一幅挂在墙上多年的镜框被取下，镜框中的照片有些脱落，文革时期的一张有些变色的彩色全家福合影照，引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1968年秋天，当时我才八岁，远嫁新疆建设兵团的姐姐，十分想念老家，每次回信都提起想家之事。容易动感情的母亲，每次姐姐来信，哥哥还没有念出声来，母亲已是泪流满面，哽咽不止。信念完好久，母亲的泪还没有掉完。毕竟姐姐一生中第一次出远门，母女连心呐。

这年的秋天，家中的农活基本干完，姐姐又来信让寄一张全家的合影照，在母亲再三要求下，爸爸终于下定决心，进城照个全家福。

老家马河口村离滕县城15里路，那时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还没有地平车。听说进城照相，头一天我们心情就非常激动，见人就说我们进城。一家人一早就往城里赶，步行几十里路到县城，到了城里路宽车多人多，我们恐怕走丢了，互相拉着父母的手，高高兴兴在县城的红星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的合影照。

全家人都戴着毛主席像章，我和哥哥还戴上当时最流行、最时髦的黄军帽，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这样才能显示对伟大领袖的敬仰和尊重。照相师把个照相机器用红布全部盖起来，屋内一片漆黑。照完相爸爸又安排照相师一定是带彩的。已经记不清在城里喝了一顿馄饨还是辣汤，一家人就高高兴兴又回到家。

照片取回来一看，非常精神，没想到照相师颜色描得这么逼真。当时正是文革时期，父母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受过解放前的苦难，对新中国一往情深，挂在嘴上的话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泽东。父亲解放前念过几天私塾，在村中称得上是有文化的人，成立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后，一直担任生产队会计，工作认真负责，一年四季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年年评为公社先进工作者。父亲还担任着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在滕县农户调查点的任务，对本村10户家庭每天的开支收入全部登记，小到针头线脑，大到买辆地排车盖房修屋。

父亲有文化，又特别注重诗书继世、忠厚传家的传统，为我们兄弟四个起名善、良、忠、孝，当时哥哥正在上初中，我们兄弟三个还没有上学。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时期，村西头李来仪解放前在外村教书，家里有几亩地，划为地主成分。还有一位李姓大婶子解放前家里过得好点，因为丈夫去了台湾，一个年轻的寡妇也被划为地主。整天掂着一双小脚，和其它“坏分子”一起挨批斗，打扫村里的卫生。

村里在村前麦场，专门用砖砌起了牌坊，上面画了一幅毛主席像，下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忠”字，村民每天一早都要到这里向毛主席像敬礼，唱“忠”字歌。“地富反坏右”一天三次来这里要向伟大领袖磕头跪拜清罪。解放后一直在村里当支书的胡成海叔，讲起话来半天不用稿子，吹拉弹唱样样都精，这回也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派。村里的大队长李来镇，个子高又剃了个光头，戴上一顶用牛笼嘴扎上一米多高的纸帽子，游了一天街，晚上拿下帽子，一头都是血印子。他们都和父亲一块没黑没白地工作，怎么一夜都成为坏蛋了，天天和地主富农一块挨批斗呢？当时怎么都不理解，就知道挑个红旗绿，雄赳赳气昂昂跟在游行的队伍后面跑。

父母在艰难困苦中节衣缩食，把我们兄弟四个培养到高中毕业。爸爸为使我家不至于断顿，用胶轮车推着小麦到东山里换地瓜干吃，希望我们好好上学，将来有个出息。时光如梭，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连最小的四弟都是快五十的人了。爸爸辛苦一辈子，1979年夏天带着对孩子的期盼离我们而去，当时我正在参加高考，哥哥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母亲也于2009年迎接完新年的钟声，听完鞭炮的喜悦之声后，在满堂子孙的怀念声中与世长辞，享年89岁。

家是什么，家就是一条长长的河流，一条血脉在永远流淌，在延续……一张照了近五十年的全家福，串起了几十年的回忆，这些记忆已将逝去的岁月雕刻成风景挂在心灵的星空，让我在孤独的夜空都会看到一轮明月。不管我走的多么遥远，都可以触摸到夜空中家的风景，唤起我奋斗的勇气和对美好人生的回忆。

□老城旧事

文革时期的全家福

□ 马西良